学汉语先选对“工具”

凌　石 文/图

2016年10月，在第68届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72家中国出版单位携千余种图书亮相。其中，汉语教材占据着较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场上的汉语教学用书多达几千种，形成“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随着“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对于他们来说，选择怎样的教材才能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呢？

贴近生活激发兴趣

最近，在泰国执教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孙梅发现了一本教材——《天天汉语》。书中着重展现了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发音、语法使用习惯和中泰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内容。她买了一本，仔细研读，在备课时利用它帮助自己调整上课的重点内容，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书中的很多例子都与泰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孙梅说，“用这些例子教学，学生能获得运用的实感，一旦掌握就能在日常中说出来，这让他们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巴西留学生路西娅。前几天，她专门到书店来找《实用汉语口语500句》。已经是高级汉语学习者的她不满足于现有的水平，还想“更上一层楼”。她告诉笔者，除了要学好课堂上老师教的汉语外，在中国生活还必须掌握中国人生活中的口语，“越是练习汉语口语，就越是喜欢。”路西娅说。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而言，汉语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更加明显，因而他们更注重学以致用，并希望能在运用中增强学习汉语的兴趣和信心，故而对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要求较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杨宏老师强调：“如果教材编写紧跟现实，学了就能在聊天和写作中用到，无形中就鼓励了他们，就能得到他们的满意评价。”

准确简单新颖多样

姜文超曾在清华大学作为实习教师教过汉语零基础的留学生。对其主讲的综合课的教材《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她说：“我对这套书总体是满意的，它的英文注释基本上是作为附录出现在书后或偶尔在语法解说方面作为辅助，有助于消解学生对英文的依赖。但我也发现，它在某些细节上有不准确的地方、语法点解释不够深入浅出、配套的练习题也略显生硬过时。”面对种种不足，姜文超只能根据教学经验，参考其他教材灵活处理。

教材的准确性关系到学生能否学到纯正汉语，教学难点的解释水平也影响着学生对汉语的理解和掌握，这要求教材的编写者既对汉语有比较透彻的研究，又直接或间接地掌握教学实践经验。而教材的新颖程度则要求编写者与时俱进，注意结合当前的社会生活。杨宏老师表示，他偏好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尔雅中文》，“它的任务沟通型中级汉语口语教材话题较新，练习丰富多样，留给师生的学习、拓展空间很大。”

符合实际因地制宜

在罗马尼亚锡比乌大学孔子学院下设的中小学汉语教学点里，志愿者张赟常常在备课中创造性地对教材进行一些改编。她说：“比起教材，汉语教师的作用更重要一些。特别是在海外的汉语教学中，现有的教材可能不太符合当地的实际，教师必须灵活处理，比如‘我去某地’这个句型，我就没有按照书上的句子‘我去颐和园’去教，而是稍微做了改动。”在当地的教学点，汉语课只是兴趣课，没有针对这类学生的教材，汉语教师志愿者往往要以某本教材为基础，进行“再加工”。张赟就会把学生熟悉的一些事物带入教学中，以便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相对于张赟，孙梅就“幸福”多了。她使用的《天天汉语》不仅突出了中泰文化对比，还强调了泰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提示教师和学生注意汉语学习中容易犯的错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海外部副主任刘久畅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看到了外国出版社推出的本地化极强的汉语教材，这值得我国的汉语教材编者借鉴。”

顺应趋势技术配套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国家汉办主办了“中文真好玩儿”系列创意中文教学产品主题展，展示了十余款创意性的汉语学习体验产品。其中，一款名为“易汉语”的产品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的关注。据悉，该产品运用了增强现实技术进行书本扫描和语音识别技术辅助发音。学习者可以通过触摸的方式进行互动操作，逐字逐句地熟悉掌握知识点。此外，应用于终端的汉语学习系统和软件也是五花八门。顺应新兴趋势，结合智能技术的汉语教学产品应运而生。

刘久畅介绍说：“一些国家在教学智能化、教材电子化方面早已有比较成熟的进展，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好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学习汉语。”

然而，教材电子化、教学游戏化的趋势也可能引起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孟德宏副教授指出：“当今形势下，汉语教学与新兴的科技手段相结合是必要的，但注意不要喧宾夺主，对外汉语教育的主角还是传统教材。”的确，这类汉语教学产品还是以兴趣为主，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若要真正学好、学透汉语，外国汉语学习者还是应该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汉语教材。

选对教材可助力

刘　菲

教材在教学中的作用毋庸赘言，对外汉语教材亦不例外。以母语非汉语者为教育对象的汉语教育在我国已经开展60多年了，其间发展速度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材从单一走向丰富，有针对儿童的，也有针对成年人的；内容也与时俱进，不断调整。

面对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教材，为什么还会有“没有合适教材”的抱怨呢？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现在外国汉语学习者数量庞大，需求更加多样；二是有些教材编出来后推广不力，没有到达需要者手中。

对第一种情况，需要把教材进一步细化，针对某一类学习群体量身定制，比如，商务汉语、旅游汉语等。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的教材经过教学实践检验，效果不错。今后，要有针对性地不断丰富内容，使这类教材趋于完善。在海外从事中文教育和在国内从事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的老师也可以在某一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对教材加以调整、补充；学生也可以把自己的需求告诉老师。这样做，可操作性更强。

对于第二种情况，则需要多方协同努力。我们知道，编写一套教材十分不易，调研、编写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立项到编写、出版，周期很长。如果推广不到位，势必形成浪费。教材编写者、出版部门应加大推广力度；海外各中文教育机构应加强横向沟通交流，互相介绍自觉较好的教材。在这方面，全美中文教育协会做得不错。几百所会员学校虽然不统一指定各校所用教材，但协会对多种教材都有介绍和推荐，还开展教材使用方面的经验交流、教材使用方法的研讨等。

点点滴滴

教材选得是否合适，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而教学效果又直接关系到海外华裔子弟学习祖籍国语言的进程和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发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愿每个汉语学习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教材。

我看到的中国文化气质

张乐琦

张乐琦近影

我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小镇，周围没有多少中国人。我和姐姐是我们学校里仅有的中国孩子。尽管周围的孩子对我都很好，经常一起玩，但我内心总有一丝感觉，　我和他们不一样。比如，他们每天吃土豆，而我吃米饭；他们注重运动，而我更喜欢看书；他们周末会出去玩，而我每周六要上中文学校。有一段时间，我很想跟那些荷兰朋友一样，不希望自己是特殊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为我的“不同”感到骄傲，因为它给了我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特殊文化基因的体现。

这种特殊的内涵很多中国人都有，比如做事努力、勤奋向上。在荷兰学校里，中国孩子学习成绩普遍都好。我和姐姐从上学起，就一直是班上学习成绩的头一名；在同学的眼里，我考试高分是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我是中国人，父母要求我学习好。但实际上父母并没有逼过我。从小我就爱看书。无论做什么，只要决定做，就一定认真做好。我想这才是中国孩子学习成绩好的主要原因。

我还注意到中国人看起来都很谦恭，但内心又十分自信。前几年荷兰发生过一个“39号菜”事件。有一个荷兰电视主持人在节目中取笑中餐馆，　而中餐馆的反击很特别，除了上街抗议外，所有39号菜一律打折39%，以此嘲笑这个主持人的无知。因为只有不认识汉字的人，才靠号码点菜。这是中国人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国文化。

我很赞赏的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爸爸妈妈从小就经常这么跟我说，教我在与人相处时要尊重别人。在我看来，这才是一切自由平等的精髓——　就是每个人在做事时，都能先设身处地想想别人的感受。如果你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那么你也一定不要这样对待别人。在荷兰学校讲述平等自由观念时，老师是从“自我”的角度，而不是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然而彼此尊重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人两千多年以前就明白尊重之道了　。

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并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2015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华寻根之旅”活动，在丽江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星期。在那里我不仅看到了绮丽的自然风光，还领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的质朴与和谐。我认识到中国之美在于历史，历史之美在于文化，而文化之美在于人。在我生活的荷兰小镇上并没有多少中国元素，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周围的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之美。　　（寄自荷兰）

（本文获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教育植根文化沃土

许　轲

日前，“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本”出版座谈会暨“大中小学一体化推进国学经典教育”论坛在京召开。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办、济南出版社及国学经典教育联盟承办。国内著名文化学者、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大中小学教师代表出席会议。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本”包含教师读本和学生读本两套，其中包括《论语》《孟子》《三字经》《弟子规》和《声律启蒙》等10种。丛书主编、清华大学钱逊教授介绍了丛书对经典阅读、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审委会主任、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指出，丛书既是中华经典新解的精品之作，又是课堂教学的理想读本。据悉，该丛书第二辑的出版工作将由济南出版社继续承担。

与会专家、教育行政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围绕“大中小学一体化推进国学经典教育可行性”等议题展开讨论，一致认为应该准确把握中华经典文化教化之道，将当代教育植根于中华经典文化沃土，让国学教育“回归常识、回到经典”。

文明新旧能相宜

——海外儿童如何学古诗词

张　静

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无论在何地再读到这些作品，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引领、陪伴孩子学古诗词，就是希冀古诗词中的养分能够滋润孩子的心灵，在他长大后，能有活泼的性格、丰富细腻的情感和博爱的胸怀。那么在海外，该怎样引导孩子学习古诗词呢？

中国古诗词中往往蕴含着对人生的思考，如王安石的《题何氏宅园亭》：“荷叶参差卷，榴花次第开。但令心有赏，岁月任渠催。”无论是植物，还是人类，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自然发展、成长的规律。只要确立了一个可以终身奋斗的目标和方向，那么人的一生都会有价值、有意义。再如张九龄的《感遇》诗中有两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个人只要内心强大，对自己充满信心，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生长在海外的孩子学习古诗词，需要循序渐进地积累，逐步培养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感受力。一方面，汉字独体单音，与拼音文字不同。西方诗歌尽管在读诵时也有声音轻重的分别，但不能够形成像中国古典诗词这样鲜明的节奏韵律与对仗。中信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叶嘉莹先生选编、诵读、讲解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一书，90多岁的叶先生坚持录制了十余次才为里面的每一首诗词都配上了音频。为什么叶先生要不辞劳苦地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诗歌的诵读音调和节奏对于孩子学诗太重要了，在反复诵读之间，可以加深对诗词的理解。

另一方面，还需要培养孩子体味诗歌用字上的精准。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野旷”两个字都是仄声，“旷”本来是修饰“野”的，“野”是名词，“旷”是形容词。“清”是修饰“江”的，“清”是形容词，“江”是名词，“江清”也都是平声。如果改成“旷野天低树，清江月近人”，也不会影响这首诗的平仄。但为什么诗人会写“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呢？这就需要我们引领孩子用活泼之心接近这首诗。“旷”和“清”放在每一句的第二个字的位置，实为强调，也就是说“野旷天低树”突出的是“旷”，“江清月近人”强调的是“清”，因为“旷”，我们才能看到“天低树”，因为“清”我们才会觉得“月近人”。位置一颠倒，虽然平仄不发生变化，但文字的感觉就变了。

引导孩子学习古诗词，能够让他们用活泼的心灵，学着用诗来传递、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得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时，我爱人曾带着孩子趁暑假到温哥华的朋友家小住了几日。机场临别之际，当时还未上小学的儿子居然在微信里跟朋友留言说：“Fraser河水深千尺，不及Flora送我情”。因为之前我曾带孩子一起读过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温哥华，朋友家就在Fraser河的入海口附近，我们每天都会去河边看夕阳晚霞，孩子对这条河印象很深。可见，只要唤起了孩子的“诗心”，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的景物，都会引发他们情感的自然流露。

《弟子规》中说得好：“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在海外引导孩子学古诗词，不要本末倒置地只关注数量上的堆积。学诗的目的是为了知行合一，用古人的品格、志意、胸怀、修养来塑造孩子的精神世界，让中国文化中的智慧和优雅陪伴孩子的一生。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外国人也爱读中文经典

马思琦

近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携经典话剧《茶馆》，赴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巡回演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演出场场爆满，高水平的表演获得了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经典话剧不仅获得了当地华人的喜爱，也吸引了不少外国观众。

像《茶馆》一样极具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还有许多。如果能阅读这些经典，尤其是阅读“原汁原味”的中文原著，必能使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一些正在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就与笔者分享了他们喜欢的中文经典以及他们阅读经典的一些感受。

带有鲜明文化特点的中文古典名著往往颇受外国读者的欢迎。日本爱知大学学生近藤里奈阅读过日文版的《三国演义》，谈起其中的人物和典故如数家珍。她说：“日本有很多人喜欢《三国演义》，日本的一些游戏和漫画就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我很喜欢这部小说，也对那段历史很感兴趣，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赵云和诸葛亮。”近藤认真学习中文，一直想读一读中文版的《三国演义》。来到中国南开大学学习后，她立刻从大学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的中文版研读。

但是阅读中文经典对外国人来说并不容易，汉语言水平和中国文化认知不足是他们理解经典的最大障碍，因此选择适合他们的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近藤看中文版《三国演义》时，就觉得很困难。她说：“这本书不是用现代汉语写的，和我平时学的汉语很不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古诗，所以有些地方我看不太懂。我的老师推荐我先看白话文版本的《三国演义》，读起来就容易多了。”

在北京中关村工作的美国人米勒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学的汉语教材里介绍过鲁迅，说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但是我觉得鲁迅的作品很难懂，他的白话文不够标准，我也不能理解他作品里的思想。”他说，“后来，我的中文老师推荐我读林语堂的作品，老师说林语堂的书有很好的英文翻译，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读了以后也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听从老师的建议，米勒正在读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他很喜欢这本书，只读中文版本也可以完全看懂，对此米勒颇有几分得意。

中文经典可以培养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还可以帮助他们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中国经典的海外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学习汉语多年的韩国留学生崔智秀，曾观看过改编自中国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同名韩国电影，她身边的很多韩国朋友都很喜欢这部电影，并对小说的原作者余华很感兴趣。“余华的作品是有韩文翻译版本的，我的朋友可以找韩文版的书看。我学中文很久了，可以看懂中文原著，我已经看过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这两本书的思想很深刻。看中文原著给了我很多收获，让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我想读更多的中文小说，并介绍译本给我的韩国朋友们。”崔智秀说道。

看到外国朋友们对中文经典这般喜爱和赞许，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更应该重视中文经典的力量，提升中国文学的传播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接触到中文经典，爱上中国文化。